



陳  
汝  
惠  
心

现代作家  
高等教育家

# 陳汝惠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汝惠 /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098 - 0186 - 4

I. 陈… II. ①中…②上… III. 陈汝惠 (1917 ~ 1998) — 纪念文集 IV. K825. 4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8225 号

书 名:陈汝惠

---

编 者: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

责任编辑:高秀清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今日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430 千字

印 张:31

印 数:1 - 2000 册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98 - 0186 - 4

定 价:50.00 元

# 在《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 研讨会》上的讲话

(代序一)

陈佐洱\*

今天与会，百感交集，首先是谢意。家父是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中普通一员，感谢校、院、系领导和与会的专家、老师们关心、支持，在他逝世10周年之际热情地建议、筹备，并拨冗出席了今天这个研讨会。

家父生活的时代，使他较早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为他热爱祖国，所以拥护共产党。他热爱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热爱工作、生活了30余年的厦大，在他全部的生命历程中，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对他之重要性，可以与厦大相比了。虽然他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但他一生勤劳，愿意学习，愿意进步，与人为善。当然，如果历史环境更好些，或许他能够多做些有益的事情。这都已成为过去。上世纪50年代，是家父人生最为美好的年代，这只要从他10年著述的部分目录可见，几乎每年都在《学报》有一篇或一篇以上的论文发表，还有散见于全国、省、市报刊的文章，以及每年在校的大量教学、科研活动、社会活动等等。他从青年到中年，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日本宪兵抄家、张榜悬赏抓捕他；国民党当局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把他列入秘密追杀的“亲共分子”名单，他几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我清楚地记得上海解放那天早晨，他终于回到

\* 陈佐洱系陈汝惠长子。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此文是2008年10月25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研讨会”上的致词。

家,喜形于色地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欢呼“解放了,上海解放了!”然后带我上霞飞路,看露宿街头、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啧啧赞不绝口。1950年,他就由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先生推荐,跟随王亚南校长跋山涉水来到厦门大学了。

我自幼视父亲为慈父、导师和挚友。我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内容,是每天早晨钻进他的被窝里,以不讲一段故事我不起床,他也睡不成觉(时值他在《正言报》社上夜班)的方式获得的;后来又是他借助厦大图书馆让我读到了这些以及更多的原著。他教育我们三兄弟做“五爱”新人、对社会有用的人,鼓励我们争取入队、入团、入党,总是支持我们为实现理想而作的努力。他手把手地教我写作。家里最快乐的时光是一家人围坐着,边吃晚饭边海阔天空地多话题漫谈,这也正是父母对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灌输知识的时候。家父母都是学教育学的,擅长因势利导,正面教育,从不打骂,对他的批评可以抗辩,他注意地听,然后再民主讨论,以理服人。我们也常讨论时事政治。记得是1958、59年的时候,有一次谈到毛主席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父亲说:“毛主席要伟大得多,如果让我替毛主席死,为了毛主席延年益寿,我情愿;如果让我替赫鲁晓夫死,我不情愿。”他晚年感恩邓小平同志。上个世纪80年代,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他很喜欢听。有一次,当听到“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蜜的微笑。”他好像想起自己已经结束了10多年的噩梦,错案获纠,也能够合目安睡,竟热泪盈眶,直呼小平同志,向北方鞠躬,感谢获得第二次解放。

20世纪90年代初,父母亲和我同住在北京。他知道我在参与谈判香港政权的交接问题,有时谈判到深更半夜才结束,回家见他还在默默地等我,几次对我说一句话:“英国是老狐狸,要小心!”1998年8月底,他逝世前的那个周末,我从南方出差回京,在杭州小停,从饭店里带了几个菜到家和他一起午饭,他已经不爱说话,但脑子清醒。我说起小时候,爸爸你曾经告诉我作家就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你给我讲过很多很多故事,你也写了很多很多故事,有给大人们看的,也有给孩子们看的。听到这里,他流泪了。我说我以后从部长岗位上退休了,也学你和大伯,再写作。他

## 在《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研讨会》上的讲话

一面哭，一面连连点头。一周后，我在北京接到了他的噩耗。生老病死是生命规律，人之常情。人逝后还被纪念，那是很值得欣慰的。家父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深深感谢校、院、系领导，以及今天与会的各位。

今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和海外教育学院在这里联合举办《陈汝惠教授创作与学术研究研讨会》，纪念他逝世 10 周年，这对于家属不仅仅是荣幸，而且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向在座诸位学者、老师，青胜于蓝的后起之秀们学到、认识到许多宝贵的东西，相信会再对他作一个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小结。

再次谢谢大家！

2008 年 10 月 25 日于厦门

# 深切怀念敬爱的小叔父

(代序二)

陈佳洱\*

小叔父陈汝惠，是我少儿时期父辈中最亲近的长者之一。那时家境比较贫寒，父母为一家六口的生计在上海市里辛劳奔波，我则被寄放在宝山罗店镇庙后街的老家由祖母抚养。父辈中年纪最轻的小叔父，经常在半工半读之余回老家来看望和陪伴我们祖孙俩。我至今还留存一张他抱着我去镇上杨王庙游玩的照片，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宝山位于上海市的东北部，面临黄浦江出海口，是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一·二八”事变，因日寇的入侵，我们不得不逃难到上海市区；1937年“八·一三”日寇再次发动战争，老家更被炸成一片焦土。全家迁居到上海之后，父母经常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小叔父来给我讲故事，哄我入睡。

小叔父年轻时在大夏大学念的是教育学，同时热爱科学，常在儿童书局出版的“常识画报”等刊物上发表一些科普作品。我识字之后，喜爱阅读父亲主编的各种少儿期刊，有一篇小叔父写的瓦特是怎样发明蒸汽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父亲对科学的热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一颗爱科学的种子。我考入位育中学后，由于学校离小叔父的家较近，就寄住在他那里，和堂弟佐洱同住一室。位育的理科师资力量特别强，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引导我进一步走近科学。高中时，我和王

\* 陈佳洱系陈汝惠侄子。第十五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洪等四位同班同学组织了“创造社”，开展课余的无线电制作活动，因而就不时要在家里占用小叔父写作用的书桌。他不但从不嫌我麻烦，还让我从简单的矿石机、电子管单管收音机，一直做到先进的多管超外差收音机。每次他总是要我把电路焊完、调试好等等，还鼓励我在技术上要得寸进尺、精益求精。周末我父亲来接我回家时，他还表扬我有不怕失败的精神，说我有毅力。1950年中学毕业后，我在父亲指导下，报考了老解放区的大连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当时没有寄发录取通知书的做法，只能在指定的日子里从报纸的发榜名单里自找名字。那天我硬是找不着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一个与我相似的“陈佳淳”，急得都哭了。小叔父一边安慰我，一边亲自到设在上海交大的华东区招生办公室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果真是报纸印错了一个字，“陈佳淳”本应是陈佳洱！我启程去大连上大学之前，小叔父专门带着小婶母和佐洱等三位堂弟到我们家来，和大叔父母、瑾瑜妹妹等一起照了一张半个多世纪来唯一的一张合家欢。不久他就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和我长期保持南北信件往来，关心我在大学的学习情况，还曾托人买了一把计算尺邮寄给我，鼓励我好好学习。

小叔父是一位令人十分敬仰的热血抗日志士，爱国教育家、作家。上海被日寇占领之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年仅二十出头的他就在担任中、小学教师的同时，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地下抗日斗争。记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因就读于新闸路西区小学，不时就近到西摩路他的家小住，亲眼看到他虽新婚不久，却常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夜不归，使得小婶母为他的安全而万分焦虑。我上高小时，父亲只身绕道去重庆前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我和母亲只能住到外婆家。那时日本宪兵公开张榜通缉小叔父，严密搜捕，甚至把在华山路医院治病的我母亲关押到有禁闭设施的精神病房中，对她进行严密监视和审问。小叔父通过各种关系请爱国的医生、护士保护她，同时也扶老携幼东躲西藏。由于叛徒出卖，情况十分危险，但他依然决定留在上海坚持抗日活动。出于对我的关心，只要环境稍有好转，他就从外婆家把我接去小住几天。我还记得，入夜后，他数次带上我去附近的杜美大戏院看电影，并籍电影放映时的黑暗与有关人员接头。他的大胆、机智令我非常钦佩。有一次，他戴上墨

镜,用自行车带着我从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从容穿过,还轻声对我说:“他们不是要抓我吗?我偏要从他们的大门口过一过,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尽管他为抗日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代价,可惜那时误入了三青团组织,成为他毕生的一大缺憾!

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就和中共地下党恢复了联系,一方面在大夏大学教书,一方面兼任上海《正言报》教育版主笔,在“小言”专栏发表大量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时事随笔、杂文,受到来自南京教育部和市政府的训斥,被迫离职。1947年,国民党和三青团搞“党团合并”,利诱他当合并后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始终没加入过国民党,不但坚决拒绝了这一“好机会”,而且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甘守清贫。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要有巨大勇气的!在上海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马叙伦等的影响下,小叔父越来越认清国民党反动派专制腐败的丑恶面目。他着手创办上海市立江湾中学,把它作为实践先进教育思想的新型中学实验基地。在我父亲的推荐下,他聘用了一批有名望的思想进步的骨干教师,学校的训导主任、教导主任及学生会负责人都有地下党员担任。我寄住他家时,不时见到孔另境、钱今昔、汪刃锋等上海有名的作家、木刻家和共产党员丁惠兰等到他家里来访问、商谈,他们都成了他的知心好友。在共同努力下,远离市中心的江湾中学,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变成了充满生气的小有名气的中学。为此,他上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格杀勿论的黑名单。为了发展进步的文化教育,为了与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作斗争,他笔耕不止。常常,我入睡时看见他在书桌旁伏案疾书,清晨起床时他还坐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写着。他的辛劳付出,换来一批如《长短集》、《三人行》、《中学国文教学的研究》等书籍的出版,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父辈的这种敬业献身精神也是激励我毕生不断进取的重要精神力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上海处处充满生机,那一段时间小叔父的心情特别好。我放学回到家时,不时听到他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好地方……”等流行的革命歌曲。他和父亲都鼓励我在学校要靠近组织,争取进步,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1949年底,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一年我才15岁。第二年秋,

小叔父在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建议和推荐下,满腔热情地跟随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去厦门大学任教了。后来,虽然我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两地相隔数千里,但我永远不忘小叔父给予我的关爱和教育,也永远敬仰他热爱祖国、献身文教事业的精神。

“文革”时期,听说小叔父因历史问题蒙受不白之冤,遭到迫害。由于那时我和父亲也都在挨“批斗”,接受隔离审查,尽管心里为他叫屈,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但也无力为他申辩。好在粉碎“四人帮”、全国“拨乱反正”之后,他也终于重见了天日。特别是2008年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和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陈汝惠教授创作与学术研究研讨会》,会议开得很好,不仅还了历史的原来面目,而且对于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一生,推动研讨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最近又得知中共党史出版社将出版《陈汝惠》一书,全国人大常委会陈至立副委员长还亲笔题写了书名,我十分高兴。我想,小叔父一定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世纪祖国的伟大复兴,含笑于九泉之下。

2009年2月于北京



# 目 录

在《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一)陈佐洱 / 1  
深切怀念敬爱的小叔父(代序二) 陈佳洱 / 4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汝惠文学作品选

风尘(自传体传记小说)	/ 2
风尘后记	
——论上海青年团的逆转	/ 146
女难	/ 151
沉船	/ 214
小说漫谈	/ 227
《长短集》后记	/ 238
孤军血泪	/ 241
战士遗书	
——展开光荣的旗	/ 243
我们的“旁贝”	
——大夏校址的凭吊	/ 246
初见世面(代序)	/ 248
诗人华铃	/ 250

<b>梅花滩</b>	/ 259
<b>请勿掩耳盗铃</b>	/ 263
<b>半身铜像胜过炮台</b>	/ 266
<b>特工退出学校</b>	/ 268
<b>艺术与社会进步</b>	
——介绍刀锋的木刻叙事画集	/ 270
<b>雷雨之外</b>	/ 272
<b>《视察专员》观剧记</b>	/ 275
<b>展望</b>	
——退无以守,进必以战	/ 283

## 回忆与评论

### 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厦大的骄傲

<b>——在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研讨会上的讲话</b>	朱崇实 / 290
<b>爱国作家教育家陈汝惠先生从事抗日和革命活动</b>	

<b>迎接上海解放及从事文学创作教学研究的初步考证</b>	朱晓明 / 292
<b>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教育科研的先驱者</b>	

<b>——纪念陈汝惠先生</b>	李正心 / 299
------------------	-----------

<b>爱国作家陈汝惠</b>	沈寂 / 309
----------------	----------

<b>陈汝惠教授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学术研究上的创新精神</b>	李无未 / 316
--------------------------------	-----------

<b>有一页尘封的历史</b>	应锦襄 / 319
-----------------	-----------

<b>陈汝惠与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b>	林其泉 / 326
-----------------------------	-----------

<b>陈汝惠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的文学创作活动</b>	陈梦熊 / 329
------------------------------	-----------

<b>化作春泥忆汝惠</b>	钱今昔 / 335
----------------	-----------

<b>怀念陈汝惠老师</b>	金石欣 / 340
----------------	-----------

<b>师恩重如五老峰</b>	
----------------	--

<b>——忆陈汝惠教授二三事</b>	孙立川 / 343
--------------------	-----------

<b>悲怆十年祭</b>	陈慧瑛 / 347
--------------	-----------

<b>烈火,在地下奔突</b>	
-----------------	--

——陈汝惠的小说创作	苏永延 / 355
<b>怀念陈汝惠教授</b>	罗耀九 / 366
<b>怀念大学时代陈汝惠老师</b>	周勇胜 / 367
<b>默默为厦门大学耕耘的园丁陈汝惠</b>	朱立文 / 372
<b>缅怀和惋惜</b>	
——纪念陈汝惠老师逝世十周年	刘再复 / 378
<b>斯人已逝,慈颜永驻</b>	
——纪念陈汝惠先生	苏永卫 / 380
<b>回忆我的父亲陈汝惠</b>	陈佐沂 / 382
<b>再见爷爷</b>	陈 晴 / 387

## 生平与作品目录

<b>陈汝惠年谱简编</b>	李荷珍 / 392
<b>陈汝惠著作及文章目录(部分)</b>	周建昌 朱立文 / 396

## 媒体报道(选载)

### “失踪”六十年的作家

——厦门大学纪念爱国作家、教育家陈汝惠

《厦门晚报》龚小莞 / 418

### 陈汝惠思路广阔 笔涉四面八方

《厦门日报》 / 424

### 教育科研的先驱者——陈汝惠

《光明日报》李正心 / 430

### 我们的父亲

厦门卫视 / 433

### 陈佐洱厦门深情忆父亲:慈父、导师和挚友

中新社 陈 悅 杨伏山 / 435

### 大话八闽:陈汝惠三子皆成大才

——一代宗师门出四杰

香港《文汇报》林舒婕 傅 敏 / 437

**纪念陈汝惠教授逝世十周年 厦大举办学术研讨会**

福建新闻网 / 439

**厦门大学举行研讨会 纪念爱国作家教育家陈汝惠**

厦门卫视 / 441

**我校举行研讨会 追忆爱国作家、教育家陈汝惠**

厦门大学有线电视台 李静 / 443

**吴绍澍主持正言报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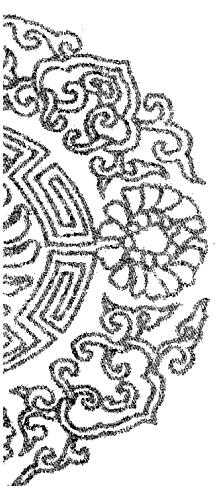
《上海滩》月刊 薛 旋 / 445

**一桩特殊的“买卖”**

《文汇报》 苏叔迁 / 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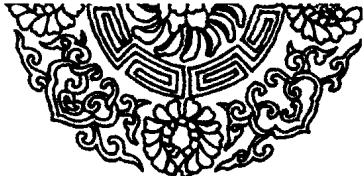
**编后记**

/ 455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汝惠 文学作品选**

---



# 风 尘

(自传体传记小说)

## 一、命运是试探是审判

1941年的1月1日，星期三，天阴，飘着细雨。

这是年开始的第一天，就是历来被规定着应该大家欢欣庆贺然而未必人人都能高兴的元旦日。这在东方民族生活里，“阳历新年”也许本来要觉得淡漠一点。

天池打起身以后，心里就不甚爽快，他依旧穿了一件灰黑条子的旧罩袍，袖了两手像往常一样地站在窗前，这不是他每天早上的功课，然而每当需要沉思时，这是他的习惯。抹得并不明净的窗前，挂着灰白的布帘，它已被拉开了，但还掩住大半个窗子静静地垂着。从布帘留下的空隙中，他凝视密云的天空，和天空下发水亮的无数方不整齐的屋顶。

“今天是元旦，”他想道，从天空的凝视，转为寥落的弄口和弄口以外视线所及的马路的眺望。“但是元旦跟其他的日子究竟有何不同呢，要是人没有一点传统的心理上，元旦也不过是冬天中的一天。”

自从竹马花爆轻轻埋入时流之后，神前红烛，已不再对他闪耀强烈的光彩作诱惑的舞姿了；让元旦在他生命里，只演化成一个附属于童年的疏

淡的影子。而且远在 13 年之前，一个沉默寡言刚进了乡村师范的孩子，身材短小羞涩孤独地坐在书房的一角里，一边追想往景一边捧了自己的作文，为他母亲诵读“忆先父”而相对饮泪之后，似乎从那一天起，快乐的元旦，就和他告别了，背道而驰地相隔得愈来愈远了。

但无论如何，这样阴冷的气候，正是沦陷区内所应有的，这可能是大自然的象征的笔谈。而天池那样复杂的人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日所能兴奋了的。

相反的，一切繁华景色，一切热闹场所里的放浪的笑语，一切为烟酒弄得迷醉了的涨红的得意的脸，于他都成了不快的刺激。上海沦陷了 3 年，家乡一片焦土，心地褊狭的他，恨不能让还住在“孤岛”上的人民都穿起丧服来。

细雨一丝一丝飘忽着。

天池还站在窗前幻想一切，他盼望着有一个好天气，然而满天阴霾弥漫，他设法找出一个预兆。

忽然，他看到有两个人进了弄口，匆匆地向他家走来，一个披了褐色的雨衣，一个没有带雨具。当他们走近家门的时候，天池才看清楚了。

“怎么吕中德会和丁宗白来家拜年。”他惊异地自语着，但他不敢相信他们的来只为了一个应酬。

.....

“啊，恭喜！恭喜！”他噔噔跑下楼时，就在半梯上向来客举手作揖。

“恭喜！恭喜！”3 人坐下来时又互相笑着道贺了一番。

“宗白兄还是第一次光临舍间，”天池说：“这么远的路，地址又不好找，真担当不起。”

“所以我先去找了中德兄，我无论如何一定要他伴了来。”宗白说他是天池的同乡，现在还是中学里的同事。

“无论如何，”天池瞧着宗白一望而知生长在农村里的褐色的脸，“无论如何老兄一定要来贺年，那太……”

“我还有点小事情要找你，”宗白微微一笑，又偷看了中德一下，“有一个老朋友今天想要会你。”